

港澳游

□ 覃葛

我在张家界大山里亦耕亦读的八六老翁。想到香港和澳门特区走一走，是我的最大心愿。

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知道我这个心愿后，安排我的女婿作陪。做了体检，办了港澳通行证，报了旅行社，我顺利踏上了中国香港特区的神奇大地。

神奇的东方之珠香港，用一场大雨欢迎我们2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。在迎接我们的旅游大巴上，香港导游小姚向我们介绍了香港开埠的历史，香港的人文风情，香港的特色小吃，香港的地标建筑和香港的名人掌故。特别是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，对香港的繁荣发展居功至伟，我印象深刻！

山里的老人，很少有机会看大海。没想到第一站就是游香港浅水湾。湛蓝湛蓝的海水，一波又一波抚摸着金色的沙滩。我们行走在沙滩上，软绵绵，轻飘飘。我这双行走山道习惯了我的老脚，就像踩在松软的棉被上，十分惬意！沙滩左侧千岁门内，慈眉善目的送子观音凝视着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，大肚能容天下之事的弥勒佛，笑着人世间的万千尘事，治水有方的河伯神似乎在思考着如何疏浚河道造福香港。

香港美景的灵魂在维多利亚港。鳞次栉比的高楼上，闪烁的霓虹灯群落，就像美丽香港的无数只眼睛，在水波荡漾的维多利亚海港里调皮地眨着。金紫荆广场耸立着中央政府赠送的香港市花金紫荆花，还有海风吹拂下的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政府旗，让我想起1997年香港回归盛典：英国国旗降落，中国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，中国人是多么的自豪！

澳门导游小金是一个地地道道澳门的美女，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澳门千年历史。澳门先秦时代属于百越之地，秦帝国时期属南海郡所辖。澳门古称“濠镜”，岭南学者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中说：“濠镜，去香山东南120里，有南北二湾，海水环之。”澳门自南宋开始为广东香山县所辖。明嘉靖三十二年，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码头停泊进行贸易。明嘉靖三十六年，葡萄牙人开始进入澳门聚居。清道光二十年，葡萄牙人相继占领澳门南氹仔岛和路环岛，澳门从此开始了殖民历史。1999年12月20日零时，澳门又重回祖国的怀抱！

小金导游带领我们游览了澳门标志性建筑——大三巴牌坊和大炮台公园。大三巴牌坊位于花王堂区炮台山下，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，清道光十五年被焚毁，仅余大三巴牌坊。大三巴牌坊是融合东西方建筑艺术精华的艺术品，2005年，大三巴牌坊与其他21栋巴洛克风格建筑文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大炮台又名

圣保禄炮台或大三巴炮台。它位于澳门半岛中部小山头上，是当时澳门城防系统的核心，现场还展览有21门英国制造滑膛铁炮。老实说看到中国土地上的21门英国造大铁炮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这是中国被殖民者霸凌的耻辱标志，好在历史已成为过去了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中国人民强起来了！

澳门行还有两件趣事难以忘怀：一是旅行社居然把我们安排在濠璟酒店里。我悄悄地问了一下导游小金房价，每晚600元人民币。我一个八六山翁，一生没有住过这么有历史感的大酒店啊！二是导游小金安排我与钻石大堂里两个大美女拍照，一个八六山翁站在中间，一个葡萄牙血统美女居右，一个中国血统美女居左。我一生没有与这么漂亮的女孩照过相啊，而且是免费！

我回到张家界大山里，又开始重耕重读的生活。前不久，香港九龙直达张家界西的高铁神奇地开通了。从此，峰迷全世界的张家界和东方之珠香港紧密连在一起了。2038年，我10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想坐着这趟高铁去大香港赶场！

我期待着再次圆梦。

文联的风

□ 邱德帅

蹉跎半生，终遇归途。从懵懂的文学少年，到奔波的异乡游子。返乡的阅历青年，总怀着一颗炽热的文学初心，快意纵马画江湖，纸笔铿锵入红尘。及至寻遍桑植而嫣然一笑，登临小楼而绿植满目，端坐创作专用的凳椅，吹拂着文联清爽的微风，顿然有了那种久违的畅享和无名的释怀。曾几何时，梦里吹拂过文联的这一缕缕风呢？

随着工作调动，搬进文联小楼，心情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候。过去很多年的体制内撰写，多为一些工作需要、任务布置、汇报总结的公文题材。虽然忙里抽闲也写下了行程中的点滴感悟，记录了生活中的日积月累，甚至于先后出版了《我们一起爱桑植》《遇见桑植》《水墨桑植》等三部关于桑植的散文专集。也籍此篇目加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参训湖南省第十六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。可自我的岗位和定位依然清晰，日常工作要为，文学创作作为辅，毕竟安身立命，才能随遇而安。文学的星星之火，从未熄灭，亦未燎原。

等一缕风，静静的等一缕风。风助火势，自然燎原。这些年，桑植县文学艺术界群星璀璨，在央视、省级卫视和各类主流宣传媒体方阵，在自媒体视频号和文化演出活动等平台载体，纷纷闪亮登场、光彩夺目。桑植民歌传九州，桑植民俗耀中华，县音乐家协会一时间风头无俩，远近闻名。更有县作家协会精品力作，县摄影家协会光影刻录，县书法家协会笔走游龙，县旗袍协会展演走秀，县诗词楹联协会韵脚对仗，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，催开了帅乡文学艺术领域的似锦繁花。而我，也是这繁花的一朵。

文联的风，是一缕缕淡淡的风。润物无声的抚慰着，倾其所能的牵挂着，将心比心的照拂着。力有所用，情有所动，文有所励，艺有所促。文联的风，是一缕缕甜甜的风。载歌载舞的奔放着，挥毫泼墨的收获着，台前幕后的鼓励着。心有所属，梦有所圆，事有所成，业有所臻。

文联的风，徐徐而至。清风送爽，沁人心脾。选择大于爱好，执着大于追求。正如文联创新谋划、精心组织、部门联动、选址静雅、应者云集的澧源书香读书会，文脉习习，书声琅琅，掌声阵阵，共鸣里找寻文坛桑植的答案，互动里探访着文学常青的秘奥。文联的风，就这样串起了文学艺术界的欣欣向荣，串起了文学艺术者的孜孜不倦，串起了文学艺术圈的生生不息。

吹面不寒的文联的风，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风，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的风，是讲桑植故事、唱桑植民歌、品桑植白茶、传桑植文化的风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。文联的风，一缕缕的轻拂，都是精彩、都是辉煌、都是传承、都是圆梦。而我的人生，既是等风来，亦是随风起。



品茗张家界

□ 徐辉

走进张家界的一家茶馆的雅座后，我才意识到，一向好茶的我原来却只是一个吸泉灌蒿菜，举杯便一饮而尽而不暇辨味亦不谙茶道的俗人。

及至我们坐下，身着华丽民族服饰的土家少女便含笑蹲下，向我们问好，室内便顿时生出几分家的温馨。只见一把竹茶镊在她的柔媚纤巧的舞动下，九只鸡蛋般大小的土陶杯便中规中矩地分三列排开。伴着古乐的舒缓的流淌，那些精致而小巧的茶具，诸如壶、杯、勺和铲在她的手中就有了灵性，有了生命。行水流云似的飞舞，如一把利剑挥洒在侠女的手上，又似一管竹笔游走于才女的手下。这让我们全都瞪大了双眼，不得不屏气凝神，安然打坐，欣赏她表演一曲茶之舞、茶之梦。

壶是透气的紫砂壶，水是清冽的山泉水。土家少女起身拿一只长嘴壶放于右肩上，再缓缓地蹲下。她这一下蹲动作让我猛然想起了安格尔的那幅著名油画《泉》，经典至极。少女手一斜，就有一小股细长的水流准确无误地注入紫砂壶，这情形让我深入理解了什么叫“行云流水”。

这一招叫“高山流水”，茶经过冲击在壶中均匀地翻滚，泡出来的茶才香甜可口。说完，她便拿起紫砂壶每只杯子点一下，这一招叫“韩信点兵”，一杯一点点头，表示对大家的欢迎。

我们正想举杯痛饮时，她连忙劝阻我们说：“大家先别忙着喝。我们品茶时，首先要观其色，泽清亮者为上品；再闻其香，香气醇厚者为好茶；最后才分三口喝下，这就是为什么品字会有三个口的原因。当然，这样的品茶是不能解渴的。但却能让我们口舌生津，口中淡茶的清苦味，再由苦生甜，回味无穷也。大家不妨这样试试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！我们一试，茶果真像她所说的那样先苦后甜，清亮而芬芳的茶顿时让我们有薄醉之感。

这茶有点苦！

对，这就是“甘露茶”的特色，它不但能止咳化痰，清心润肺，而且还能防预和治疗气管炎，对抽烟喝酒的人最为有益。

小黄，你不是正患着气管炎么，多喝喝这茶兴许有用呢！同事的打趣让大家开心地一阵哄笑，气氛变得一下子好不热闹。

笑声未落，土家少女又将家杯子重新排列成行，拿起紫砂壶一步一步带过，杯中的茶满而不溢。这道茶叫“公关巡程”，还算形象吧！这次茶仍要细品。

在这近于繁琐的品茶之道面前，我得谦虚地承认我是个粗人。我既不懂茶的优劣，也难得一次这样的品茶的机会。我只好按照土家少女说的要求去细细品味，果然就品出了茶的清冽和醇厚，品出了茶与茶之间的差别。这是一种美妙的、难以言传真的感觉，这感觉让我觉得惭愧。原来，天天少不了茶的我根本就算不上是个茶人，半个都不是。

泡第三道茶时，土家少女在每只杯子上点了三下。这道茶叫“凤凰三点头”，表示对大家光临的感谢和敬意。我们又只得举杯分三小口慢慢品下。

我们品的最后一道茶叫“游山玩水”，祝愿大家在张家界玩得开心！在古筝那悠扬悦耳的旋律中，土家少女手中的紫砂壶随意地游走着，注满每一只空杯子，像在用一支彩笔轻松而惬意地涂抹、点染一幅泼墨山水。

在我们的一阵长吁短叹后，土家少女用同样的方法为我们表演了云雾茶、天柱剑和虫茶的品茶之道。我们不但品尝了茶的美妙，还知道它还具有补血提神、健胃益脑和去湿降脂的作用。只是像我等匆匆而过的食客和在滚滚红尘中忙碌奔波的饮食男女，是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像这样访茶问道的。我也难得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，有从容而恬淡的心境去体会这份闲情逸致。我等喝的茶只是一泡即喝的平民式的俗茶，我觉得这样的俗茶泡起来才更方便、简洁，也才更加接近生活的本真和人生的内质。

在去天子山的途中，我一直在回味这几道茶的滋味。也是想到了许多关于茶的名人轶事和诗词歌赋，继而也想到了人生和心境的关系。实际上，品茶品的就是一份美妙的心境和人生的况味。我只觉得茶如人生，人生如茶，有时是“甘露”，清冽中略带苦涩；有时像“云雾”，让人回味悠长；有时如“天柱剑”，温和而醇厚；有时又成了“虫茶”，越品越带劲。



从小，相信诗和远方，不在意身边的人和事。这也难怪，大事件与大人物有关。我们那个地方，山连山，洞连洞，除了山岗上的几丘“雷公田”，满山遍野都是岩旮旯。种庄稼跟绣花似的。那年月，吃比什么都重要。为弄点吃的，人折磨地，地折磨人，累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一句话，只要沾个农字，与吃的有关，就不是一件很体面很快乐的事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农民这碗饭是汗水搅拌的，苦涩得很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叫张国强的农民邀我考察大洞，才颠覆我对身边人、身边事的认知。

张国强是新桥镇贵峪村的。因经不起体力透支和饥饿的折磨逃离农村，目前在旅游界淘金。按他的话说：只要离开农村，不当农民，干什么都行。

我与张国强虽认识，因工种不同像两条平行线找不到交汇点，平时交往很少。据说，此人点子多，胆子大，不安份，会赚钱。在旅游界算个角色。这次约我见面，就大洞开发一事征求意见。

在大庸桥公园财富大厦见到张国强，这是张家界的富人区。这里依山傍水，集山景、水景于一体。这个地段，好多人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，而他却买了一层楼。初夏，气温回升，张国强穿一身黑色的短衣短裤，鼓起的肌肉像“罗汉竹”。要不是头发透顶有点早熟，你很难想象他能与旅游挂钩。那身板，怎么看也像体育教练。

张国强见到我，不转弯抹角，笑咪咪地直奔主题：你退休了有件事干，咱们一起开发大洞，你看如何？”

讲到大洞，我再熟悉不过。小时候在那儿砍柴放牛，那洞就像鲤鱼的嘴巴阴森恐怖。我连忙摆手：“搞不得，搞不得。张家界九洞争一客，就是不缺洞。什么黄龙洞，观音洞，龙王洞，九天洞，阴果洞，玄师洞等，我一口气念了十多个。与这些洞比起来，大洞算老几？你何必现铜不打一一炼铁呢？俗话说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张国强虽然在外混了十多年，仍然改不掉农民固执、倔犟的本性。他说：“莫把话讲死啦，杀猪余屁股，各是各的搞法，你还是先考察考察再说吧。”

从市区到大洞只需半小时车程。新桥镇的版图呈川字结构。这个“川”代表三条溪水。一条从老木峪穿新桥人大洞；一条从远景穿洞湾入余洞；另一条从贵峪穿柏峪入黑洞。三条溪水从各自的洞口向空洞山集中，它们整编突围，腾空山体，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，一头扎进深山里。由此，地表水变成了地下水，创造了全市最长最大的阴河。据张国强介绍，这条阴河全长数十公里，跨越几个乡镇，它的入口在新桥，出口却在澧水岸边的阳湖坪。毫不夸张的说，这条阴河是空洞山、大洞、阳湖坪成型的大功臣。

像大景区有多个入口一样，我们选择大洞的一个支洞——黑洞。黑洞夹在两山之间，也是页岩地貌与卡斯特地貌的分界线。凡事都有阴阳一面两面，溪水在这儿变成阴河，阳光在这儿变成阴影。虽太阳当顶，但站在黑洞下面看山色，山峰陡立，层层叠叠，黑白相间的石头像天上的蘑菇云，好像要下毛毛雨。

与大山相比，黑洞在断壁生涯下面小得就像“出气孔”。与人相比，黑洞大得出奇，人像只蚂蚁。就在我望星空一般仰望孤洞顶时，我惊奇的发现，百米高的洞顶上有无数颗卵钉挂着眼睛像柳条一样摆动，还有一面蓝旗像一朵云在洞顶高高飘扬，上面打着“蓝天救援队”的字样。我问：“谁干的？”随行一名山西藉的救援队员说：“我干的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像小学生望着张国强莞尔一笑：“这些都是跟师傅学的。”他告诉我，张国强是国家应急部专家库的成员。像蓝天、山地、红十字会等救援队都是他教的。在湖南，他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黑洞是他的教学实践基地之一。只有在弧形的洞顶上悬空挂上绳索的人，才有资格探险救援。

曾在电视上看到山羊、猴子攀岩，它们都有一个支点，仅凭脚之力像吊兰悬挂在工作的，闻所未闻。张国强是第一人。在我看来，眼前这个农民不是人，是神！”

张国强探险有瘾。大到房子、车子、汽艇；小到绳子、卯钉、铁扣等，只要与探险救援物资有关的，他都有。按老百姓的话说，叫“仓中有粮，心中不慌”。他多次应召参加国家救援队，有时还当总指挥，足迹踏遍湖南、云南、山西、四川等地。他说，最值得骄傲地是在“阿凡达”下面的神堂湾，传说这里是战场。连法国探险家只下到一半，见洞无底，烟弥漫，战鼓声声，嘶杀阵阵，着实胆寒。而他，探到洞底。古往今来，仅此一人。

张国强对我，迷一样的存在。我纳闷：一个靠旅游起家的人，怎么会有这般武艺？张国强说，“三年疫情，旅游归零，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。一是旅游产品单一，没有抗风险能力；二是山岳型景区雷同，相互削价竞争；三是互联网时代，一切透明，靠一个人，一首歌，一本书，一部电影，改变一个地方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凡此种种，休闲、度假、康养是趋势，但可以复制。唯有探险，一枝独秀，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。疫情期间，别人叹气，他学本领，练就了攀岩、探险、野外求生的硬功夫。目前，他是天门山、黄龙洞、九天洞，三一重工等企业的首席教练兼顾问。没有金钢钻，怎揽瓷器活？这才有了开发大洞的可能。

大洞洞中有洞，沟壑纵横，潭滩相连。又有阴河作怪，探洞并不简单。需要缠绳索、系腰带、打卯钉、攀岩壁，戴头盔照明，顺着阴河岩壳一路前行。时儿，你像一只猴子；时儿，你像一只山羊；时儿，你又变成了“蜘蛛侠”。这一切都有惊无险。能救他人，当然也能保护自己。有张国强陪伴，一切不能都变成可能，好像你就是超人。

大洞的景色着实迷人。什么千丘田，一线天，奥特曼，隔人潭，月亮湾，扁蝠寨等像电影一样呈现。据张国强介绍，这洞中的鱼叫“娃娃鱼”，因叫声酷似婴儿的哭声而得名。这洞中的鸟叫“蝙蝠”，是个睁眼瞎，靠超声波识别方位。这洞中的虾是透明的，能看到五脏六腑。值得一提的是千丘田。钙化的泥沙像泥石流一样从洞顶倾泻而下，形成类似高原的梯田河坝。这坝上梯田有的像蟹，有的像蟹，有的像蟹，有的像蟹。在水的保养下像贴了一层膜，表面光滑，实则水纹缠身，如丝如篾。若能移出洞外，摆在庭院，简直就是艺术品。

从大洞出来，我又在张国强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，他那古铜色的博古架上摆满了证件、证书和奖杯。有几幅照片是他和外国探险家一起照的，上面有他们的签名和寄语，这些都是张国强的实力和资本。若是过去把农民和探险救援扯在一起，肯定是个神经病。只有劳动与吃的无关，格局才会打开。正如日本著名作家稻盛和夫所说：不走出来，家就是世界；走出来了，世界就是家！

张国强说：“我是农民，我很快乐。”

江
汇

宋伯胜